



诗 緒

云冈梦

□ 宋玉龙

骑着北魏的大马，驮一卷经书
循着世人的梦，自西域而来

巍巍武周，钟灵毓秀
昊曜五窟唤醒了云州大地上
沉睡的梵音。自此
拓跋的王朝把命运刻进了石头

土黄色的皮肤下，流淌着纯朴和倔强
在苦寒之地，以磐石作骨化身为佛
盘坐，是俯瞰众生的豪情
低眉，是双手合十的慈悲

风风雨雨的岁月，雕刻出
一座历史的丰碑
这座丰碑，就是一枚勋章
别在雁门关以北
大地袒露的胸膛之上
诉说着天下大同的宏伟理想

斗转星移，横跨一千五百多个春秋
那匹土黄色的骏马再次出现
哒哒，哒哒……

一步又一步，叩击塞北儿女的心房

当文瀛湖水再起波澜，回头看
漫漫黄沙已遮不住凤凰城的光华
背负着历史的荣耀
翻身上马
向着炊烟，向着东方
向着下一个黎明进发

党颂

□ 吴先进

嘉兴南湖翻巨澜，一声惊雷天下传。
星火燎原红旗舞，叱咤神州铁衣寒。
摧古拉朽换人间，枯树抽芽共和还。
共产党是擎天柱，祖国旧貌换新颜。
航母乘风破巨浪，神舟苍穹逐天狼。
拍蝇打虎除黑恶，解困扶贫奔小康。
任尔风云多变幻，巍巍华夏屹东方。

《宛署杂记》所记五花八门，有皇上圣旨口谕，有官府档案公函，有地亩铺舍契税详情，有征丁摊派乡试会试殿试记录，有风俗民情地理遗文轶事资料……虽然很杂，但是，如果想要了解明代万历时期老北京的历史沿革，想要了解明代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，《宛署杂记》则是一部必须仔细阅读的史志书。

“流水账”的史料价值

□ 蜀水巴人

读《宛署杂记》，非得有一点儿耐性才成。因为这一本书，所记五花八门，有皇上圣旨口谕，有官府档案公函，有地亩铺舍契税详情，有征丁摊派乡试会试殿试记录，有风俗民情地理遗文轶事资料……虽然很杂，但是，如果想要了解明代万历时期老北京的历史沿革，想要了解明代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，《宛署杂记》则是一部必须仔细阅读的史志书。

和一般史志书籍不同，《宛署杂记》的作者沈榜，掌握的是宛平县的第一手资料。万历十八年，湖广临湘人（今湖南长沙）沈榜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，前后任职有三年时间。三年之间，沈榜根据县署档案材料，以及自己的日常行政事务，留心琐碎，勤于记录，“随所得先后收之，不为序次，以成其杂”。宛平县自辽代开县，到撤县其辖区分别并入现在北京市的一些区县，前后长达九百四十年。近千年的时间里，有多少人曾经担任过宛平县知县？假如按照沈榜的任期来估算，宛平县至裁撤，至少有三百多人担任过宛平知县，可是，留下《宛署杂记》之类记载的，唯有沈榜一人！有心与无心，实在是天壤之别。

根据《宛署杂记》的记录，皇帝的“宣谕”几乎每月都如期而至。以嘉靖二十三年为例，“二月，说与百姓们，此时天气热，务农些。”……“七月，说与百姓们，天禾收了，要撙用度。”……“十月，说与百姓们，天气寒了，父母老，好好奉养。”一整套絮絮叨叨，全部是通俗口语，既像“月份牌”，又像流水账。全年下来，只有正月和腊月不在“宣谕”之列，大约前者百姓们要过年，后者百姓们在猫冬。细究起来，这样的“宣谕”如何传达到“百姓们”耳中？知县断乎不会亲力亲为，跑腿儿的可能只能是狐假虎威的县吏们了。

《明史·职官志》规定，“天子耕籍，尚书进秉耜”。劝课农桑，是农耕社会的传统，更是明代天子开春之际在地坛要举行的重要仪式，《宛署杂记》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。“圣驾躬耕籍田”之前一个月，顺天府所辖的宛平、大兴两县，就预备牛犁、谷种，预先选定“良民二百余人”，反复演练。到了皇上“劝农”这天，地坛搭盖耕棚，长宽各五十余步，细箩筛土，覆在棚内耕土之上。皇家教坊司优人扮演风云雷雨土地诸神，小优伶扮演村民男女若干，手摇拨浪鼓唱太平歌。事先选好的“二百良民”挑担拿扫帚，分列所耕之田左右。一切妥当，皇上“下田”，“左手执鞭，右手执金龙犁”，前边二名“导驾官”牵牛，金龙犁左右各有一个老把式扶犁，犁后又跟两个老农执“粪箕净桶”……如此这般，“凡往回者三”——走上三遭儿，劝农表演大功告成。作为一县之知县，沈榜的可爱之处在于，他不仅不厌其烦地记录了皇上“劝农”的前后仪式，而且还记录了参与表演者所得到的赏赐：凡三品以上官员，赐宴斋堂；给皇上保驾的老把式和“良民”，各“赐馒



头二个，肉二斤”；专门帮着皇上扶犁的老人，再赐布二匹。提心吊胆“帮着”皇帝“耕”了一回田，终于混了两个馒头，不禁感慨皇家的小家子气。

让人颇为抱不平的是，对于“帮犁”的小民，官家官府悭吝异常；而对于参与组织乡试试会试殿试的官员们，各级官府官员唯恐供奉不足。在沈榜所记流水账里，万历十九年宛平、大兴两县承办的乡试，银子花得淌水一般。考官加上皂隶诸色人等，宴席十几桌，其中一桌上等席面即费银接近五两。会试宴席，均是全套的象牙银碗筷。林林总总所列的物品中，居然还有专用的象棋、围棋，显然这是为了考务官员们消遣所用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与“扶犁”老农所得的两个馒头相较，读到此处，真正有一点儿气煞人也。

从全书记录的细碎程度来看，《宛署杂记》卷十二·契税、卷十三·铺行、卷十四·经费上、卷十五·经费下，简直就像账房先生的账单一样，事无巨细，诸项开列，生怕有所遗漏。譬如“羊一只，重三十斤，五钱四分”，“豕一口，重八十斤，一两六钱”，诸如此类，比比皆是。透过这些琐碎的流水账，分明可以清晰地读出明代的物价及商贸物流情况。对于研究明史，研究明代的经济社会发展，沈榜的“流水账”无疑极具史料价值。

作为宛平县知县，沈榜虽然是湖南人，但他对于治下北地的民风民情，照单全收，一一写入书中。宛平人正月“戴闹嚷嚷”，二月“熏百虫”，四月游香山，五月“女儿节”，七月“浮巧针”，九月“蒸花糕”，十二月“腊八粥”……从一至十二，无一遗漏。《宛署杂记》的这款“风俗单”，成为此后明清一些类似书籍的母本。成书于崇祯年间的《帝京景物略》，卷二的“春场”一节，几乎就是《宛署杂记》卷十七·民风的复制和展开。有意思的是，《帝京景物略》的两位作者之一的于奕正，正是土生土长的宛平人。假如细读清代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、晚清的《燕京岁时记》，都可以从中窥见《宛署杂记》的影子。

《宛署杂记》记录了明代的一种军粮，有些意思。这种军粮名为“棋炒”，具体做法是户部将太仓银“散给各烧饼铺户”，铺户们用白面和以香油芝麻摊成薄饼，再切作棋子大小的饼疙瘩，炒熟，由“工部车送至行军处所支用”。这种军粮便于携带储存，名以“棋炒”，取其形而已。书中另外又记宛平城“八绝”之一，“郭从敬号踢球绝”——斯人“自弄一球，能使球沿身前后上下终日飞动不堕，时以踢球自娱”。不知这个郭从敬所踢之球和宋代的高俅一样不一样，但即便是蹴鞠，能够“终日不堕”，工夫也是十分了得。

巴人说事

为爱的名义许愿

□ 庞思语

我对着山川河流星辰大海许愿，你永远在我身边，岁岁年年。

“呼”，吹灭蜡烛，旅程正式开始。

我睁开眼睛，周围人目光炙热的，还七嘴八舌地问我许了什么愿，我说“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”可我环视了一周，并没有发现他的身影。

我自嘲地笑了笑。

怎么可能呢，他已经离开很久了。同往年一样，我许的愿望：希望他回来。忙了一天，实在是有些累了，倒头就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了，看着眼前的一切无比熟悉，怎么回事，我明明在床上睡下的，这是哪儿？我揉揉脑袋，坐起身来，看到一张久违的脸——是爷爷！我蹲下地一把抱住他，嚎啕大哭。没想到，我会以这种方式实现我的愿望，但很快我发现，所有人都看不到我，也感受不到我的存在，心里顿时有些失落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能够见到爷爷就很好了。爷爷忙来忙去的，我跟了上去，看见床上有个小姑娘。咦，有点眼熟，那不是刚出生不久的我嘛！我走到床边，捏捏小团子的肉肉脸，她笑了。难道她能看到我？我心中不禁疑惑，很快我证实了这一猜想，爷爷拿着玩具走来了，逗逗床上的小团子，她看了我一眼，咯咯地笑。我是爷爷带大的，但我对幼时的记忆只是一些碎片。爷爷手中拿着玩具，靠在床头，睡着了。我轻轻拿过他手上的玩具，哄得小孩儿有了困意，并渐渐进入梦香。我放下手中的玩具，坐在爷爷身边，仔细地看他，不得不说，爷爷中年时候还是很帅气的。

突然眼前一闪，我站在了儿时爷爷常带我去的公园，这时的我已经四岁了。我看到，一个小女孩手上抓着一把采来的小野花，跑到爷爷面前，笑嘻嘻的，爷爷笑骂着“小邋遢鬼呦，你看看这一脸的灰。”他从口袋中掏出手绢，替小女孩擦干净了。小女孩把花递给爷爷，“爷爷爷爷，戴花花。”他笑着别在了耳朵后，又给小女孩插了一朵。我注意到，她的发型很可爱，那是爷爷最喜欢给幼时的我编的。爷爷把小女孩抱了起来，放在脖子上，“飞高高喽——”那是小时候的我最喜欢的游戏了。我站在一旁，笑着，勾起了许多回忆。

一转身，又是一个场景。我七岁了，爷爷在教我滑轮，扶着我一点点走，“我学会了！”推开爷爷的手，自己滑，刚撒开没走几步，“啪唧”一下，我摔倒在地，爷爷急忙跑去，吹着伤口“囡囡不哭囡囡不哭。”他安慰我，我哭得更凶了……再一回头，我长大了，爷爷却拄上了拐杖。夕阳下，一双影子相互偎依，有说有笑……

我意识到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来了，挣扎起来。从床上惊醒，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，嘴角却带着笑意。

我再次点燃蜡烛，吹灭，心里默念，在那个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希望他：快乐，平安。

